



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元郭皇后

文昭甄皇后

明悼毛皇后

列傳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術

吕布

臧洪 陳容

公孫瓚 劉虞

張楊

張燕

張魯

袁紹 子譚 尚

劉表

張邈 陳登

陶謙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張繡

后妃傳卷第五

魏書

國志五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媯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
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
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
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
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
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
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
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
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
人視千石

武宣下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

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曰此吉祥也
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左至洛及董卓爲亂太
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
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
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
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
養之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
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
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
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
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

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

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

下亦有權術若明教植則外廷必有武姜叔堅議不以為言而動以意或可為耳

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少章云祖字行以疏封之
言理應先封后母不當全
后母而獨封后祖母况下有
反恭侯夫人皆贈印綬語
其文義尤明

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者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泰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

魏略曰初太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

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

蠲邪納福飲人以水

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答言

比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
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
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已誠不知書何
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
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
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
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卽從后言

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
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居數諫
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
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

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異州
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
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
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今新婦舉頭姑
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
意遂爲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
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
擘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旣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
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
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

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后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旣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

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卽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嘆曰此真孝婦也二十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卽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

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
 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
 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
 志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
 更迎后会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
 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
 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為大惡
 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為小惡邪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
 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
 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
 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
 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
 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
 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
 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
 微至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
 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
 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
 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
 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
 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
 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

少章云世祀宋書禮志
 作世祀享禮宗志作享
 祀並當從之

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大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韓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

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_敬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

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真為之後承甄氏姓封真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真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

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真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真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真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温字仲舒與郭建及真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真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温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真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真温三人位特進真為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真暮年官更轉為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真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真

由此出真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為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為列侯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樂鄉君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淳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

常疑祥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郭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嬖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鬻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

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

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

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柰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遇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遇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

於時當別有科禁不可效
矣青龍中諸士嫁非士
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亦
當緣此為詳耳

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

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歛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讐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 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二年

郭太后殺其宗親恩禮無改故陳氏不取其說然毛后賜死曾猶遷官曹氏之酷虐變詐難以常理推也

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獻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熒熒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曾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紕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駮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

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旣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卽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

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卽位尊后為皇
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
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

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

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為鎮護
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
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
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薨子嘏
嗣為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
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

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十二月十七日

校完后妃傳

夢禎

后妃傳卷第五

魏書

國志五

萬曆一十四年刊

見志五

十五

董二袁劉傳第六

魏書

國志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穎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為掾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

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戍已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碇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任扶風拜前將軍封滎鄉侯徵爲并州牧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勅以管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

卽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效力邊陲卓再違詔勅會爲何進所召

靈帝崩少帝卽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鍾鼓如洛陽卽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歿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爲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

典畧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蠡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歿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

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 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 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 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

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
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
馬而行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
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
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
闕下。

進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
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
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

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
疆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
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久不雨，策免司空劉
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爲弘農王，尋又
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爲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
君臣，所以爲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欲
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
甲旣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
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

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爲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卽尊皇祚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旣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允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

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爲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旣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劔立搃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

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毖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柰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竒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

少卓城門校尉伍瓊等被殺在開東義師未起卓未西遷之前而荀攸傳載卓徒都後攸與瓊騎校尉伍瓊等同謀刺卓事垂就而覺則當時自有四伍瓊謝承等與荀攸同謀刺卓之人

故稱孚官志與志合則孚為瓊之別名無疑也又同時有二劉岱皆字公山

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

衛按小平疑脫津字

少章云此言邊韓自西
州擁兵而來故曰東下

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
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麋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
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
者以我彊兵踣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
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
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
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
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
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
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續漢
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
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

案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
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
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
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亾百無一在
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
而無故捐官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麋沸蟻
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
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峻函險固國之重
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
塼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
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

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百
 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殄盡又
 讞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獻
 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
 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胡
 侍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
 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槓殺之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轎時人
 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獻帝記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
 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
 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

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
 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
 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旻為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
 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
 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
 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
 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
 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招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
 府啟事

萬曆二十四年刊 付矣

前所承山陽公載記之語
 尤近定觀義真後此志
 氣已衰未必能為是言健
 是以避凶人之鋒耳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
 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
 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
 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
 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
 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 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
 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
 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
 遂與嵩和解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

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

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輒轉

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

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

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表術交關遂笞殺之

傳子曰靈帝時榜門賣官于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

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

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

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于劉翳唐珍張顥之黨乎

風俗通曰司隸劉翳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 續漢書曰

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下續漢書曰

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

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翬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于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歿

悉椎破銅人鍾虜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于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

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裹甲而入卓旣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卽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炷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竒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歿

慕廬曰粟布哭彭朱謂
墓董伯喈一嘆未足為
累且十年亡命言尚書
朝廷仲國討國志感
私恩不妨並美也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
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為
王臣世受漢恩國王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
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
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
出患入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
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謫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
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
受謫議遂殺邕臣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
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歿亾理無歎惜
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
遷記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

少章云從當作徒邕從
朔方事詳范史

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
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
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
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
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
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
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
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
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
歿

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
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

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鉄鎖致其

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

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

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 獻帝記

云筮人常為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

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

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

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用賈

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

少章云范書卓傳注引魏志作文胡當從之文胡不胡號赤兒其名也晉書懷帝紀有文胡五斗

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允

乃呼文才整脩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鼠

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

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

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

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

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

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植大鴻臚周奐

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

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

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爲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 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

也

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

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爲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傕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廐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傕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

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傕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

出關從傕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傕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典略曰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開之會傕送饋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家
傕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告傕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

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
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
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
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舖上飯何用米爲
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
封事曰催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不知所犯悖逆常有
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
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催以
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
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
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民在
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

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
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
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
甚催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
止帝聞溫與催書問侍中常洽曰催弗知滅否溫言太切
可爲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闕一人
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
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

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効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
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
起居求入見催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刀侍中侍郎見
催帶仗皆惶恐亦帶劔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
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
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
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劔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
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禎催州里素與催違語催所
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催意乃解天子以
謁者僕射皇甫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酈
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
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

冊府有計
字

等邪必欲誅之君爲涼州人觀吾方略士衆足辦多不多
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
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
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爲內主外有董昱
承璜以爲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
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
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
至尊誰爲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
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
肯盡力也催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催不
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爲催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
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爲太尉李將軍

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爲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傕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傕聞之，便勅遣酈、酈裁出營門。傕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爲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傕將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

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旣度橋，士衆咸呼萬歲。

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鄙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傕汜大戰，奉兵敗。傕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爲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爲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旣誅，遷大司農，爲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

等爲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
侯萌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
萌萌有答在粲集中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
家屋中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
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
前爲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况今無師太尉謀是
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
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
扶中宮一手持十足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尚
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

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
舟中之指可掬

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
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
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
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
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
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閣或自齎
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
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
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爲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爲劉備所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爲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夷三族

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

汜爲其將伍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略爲穰人所

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爲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起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爲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

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爲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

衡按紹雖與卓術有同然無匡輔漢室之志而又剛愎無謀以喪厥身皆亂賊之元成者耳陳氏列爲一傳可爲特識

游伏之歸必為亂首諸素是已曹操所語王儁者上之人固當圖之于未形也儁事在武紀荆州平下

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紹有姿兒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表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

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

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

紹初進召董卓為謀不救漢室破壞而董卓先受其殃天下之罪魁也進意既同紹為司隸秉讓忠之出選爪牙武士執取梁魁盡之于獄及掌

以集事徒見王甫既誅陽
孫旋亦受禍欲措其身于
萬全之地惟望進之早斷不
敢自決耳

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
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
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
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
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
竝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
天贊其時也今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
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
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
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爲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
機禍至進不從遂敗

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
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
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
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
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
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僞
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
應橫刀長揖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闇非萬機之主陳
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疑亦知復何如爲當
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
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

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闕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

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芝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顥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

東漢崇尚信義一時名士風流最盛凶暴如卓亦信用之習俗之移人如此

紹舉更諛方起兵討卓以廢弒少帝為辭乃欲尊立陳宗臨其覆轍其後終以獻帝君臣之好不因狐疑未即奉迎曹操先之使就令為他人所假不戰而成敗異勢矣

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邴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

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

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表車騎引軍東
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謀曰公孫
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表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
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
待也夫表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
州以讓表氏表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
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
勿疑馥素性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
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表紹孤客窮軍仰我
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
以州與之馥曰吾表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
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

乃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
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
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
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表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
散雖有張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
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
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
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

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菴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
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
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

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齎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厨。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表，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

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
令臨僕尸骸也臣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
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
紹皆思爲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
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
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
登屋馥走上樓収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収漢殺之
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
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
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
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
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
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
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
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
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
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
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
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
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

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旣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

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杆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

術按紹自此之後如奕
俱無定矣

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贊之幸也麴義後恃功
而驕恣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
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
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
郵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
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
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
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
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
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

後之權衡不審為此二
語所誤
少章云郭圖當作沮授此
書謂獻帝傳也

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
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汝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
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為大
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
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
讓於紹

紹讓侯不受項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
盡表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
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

許靖猶當加禮况鄭康成乎

始不從迎天子之謀所以先敗不聽出長子之諫所以速亡史家撮舉之為一傳之綱也

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 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口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

州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脩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今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彊棄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

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眾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率簡精卒十

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
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
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
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
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
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
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
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
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
河朔之疆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
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疆謂之驕兵兵義無敵

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官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
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
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
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
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
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
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
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
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
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
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

若申田豐之言即使許不可
板而紹據臨大河以爭其
北徐州出兵擾其東南過
于彭越之在梁地探將奔
命不違矣

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
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
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
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
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
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
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
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
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
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
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闔遺醜

本無令德僥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
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
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
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
文授以偏師獎賊威柄翼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
跋扈肆行酷裂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
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
妻帑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
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仿徨東裔蹈據無所
幕府唯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
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李善文選注云紹征呂布
諸史不載蓋史卷也

天下之人豈可盡欺發遣
之亦徒為操可嗤耳
少章云王宮文選作王宮
范書作王宮若作宮字被
上禁省疑官字之誤

此事不知信否又選注
曹瞞傳云曹操破梁孝
王相救金寶天子聞之
不泣似因此概而定之者也

此固其法令必行而動搖

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充土之民而有
大造於操也後會
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
鄙之警匪遑離局故
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
郊廟翼衛幼主而便
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
亂紀坐召三臺專制
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
宗所惡滅三族羣談
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
百寮鉗口尚書記朝
會公卿充貞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
典三司享國極位操
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
至觸情放慝不顧憲
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
故聖朝含聽改容加
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
殺不俟報聞又梁孝
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
宜恭肅而操率將校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
至今聖朝流涕士民

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
過墮突無骸不露身
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矜國虐
民毒流人鬼加其細
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穿塞
路舉手挂網羅動足
蹈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
有嗟吁之怨歷觀古
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
操為甚幕府方詰外
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翼可彌縫而
操豺狼野心潛苞禍
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
正專為梟雄往歲伐
鼓北征討公孫瓚疆禦桀逆拒圍一
年操因其未破陰交
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
造河方舟北濟會其
行人發路瓚亦梟夷故使鋒芒坐縮
厥圖不果屯據敖倉
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
之隧幕府奉漢威靈
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
黃育獲之材騁良弓

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
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
以炳飛蓬覆滄海而沃燦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
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
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
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
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
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
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
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怙軍之破敗在此舉

也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也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
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
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
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
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
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
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
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
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旂動而鼓說曰旂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

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僞降盡坑之

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

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

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表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表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人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

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闡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表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膏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

亦慚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

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_得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

英雄紀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

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旄無極游於

安溪云父子相殘
背謬如此表夫其心矣

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脊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家嗣未有棄親即異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異州不弟之傲旣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

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畧克已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異聞和同之聲若其

觀此句則漢末稱本
生之親不復係以父母之
名矣

泰也。則表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
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
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啻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
典律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歔
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
蒯瞶而立輒。蒯瞶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
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
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紕
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
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
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室。
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

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
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
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
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
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鴈行。賦爲幣主。雖傾倉
覆庫。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
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
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啻凶險。讒慝
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置。忘孝友之
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
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
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膚

時下脫一
我字

少章云辱字衍文下云
首尾受敵由屠各叛
也時尚攻譚擁胡騎
助而屠各叛之故云然

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
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
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
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
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
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
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
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旣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
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
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旣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
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
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

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
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
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
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
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
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
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
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
度事宜錫以環玦 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旣劫
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
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

衡按後漢書作藍口法
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山
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
武記作保祁山恐非

配于廢立之際從于
後雖能死不得與沮授比

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
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
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
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
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
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
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
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
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
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
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
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

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
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
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
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
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
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
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
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
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
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
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

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
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
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
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
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
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
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
秋竝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旣敗逃於井中於井
獲之臣松之以爲配一代之烈士表氏之死臣豈當數窮
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爲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
爲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
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

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爲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
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
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
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
及圖等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
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表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
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軟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表
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
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
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
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

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

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典略曰尚爲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爲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廐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弈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

云買尚兄子未詳

太祖高韓玠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先賢行狀曰玠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表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爲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旣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

二事亦撮舉其成敗之由

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睿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

故帝幼冲董卓擅命何可比于子胥術云雖非本旨於情理稍分明

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况非君命乎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温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温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楊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爲楊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旣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温不爲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

碑節拘留不遣

三輔決錄注曰日碑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碑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

當時人心歸操其言至此
早知其為漢賊者不過
教人而已

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勦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眾莫敢對主簿闔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焜之符命遂僭號

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

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

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爲呂布所破後爲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瀟山復爲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

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表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吳書曰術旣爲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櫛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表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而死

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叔視術女入孫權宮子燿拜郎中燿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少章云褚居後漢書光緒姓也
當作褚注云公緒姓也

范書以表為魯共王之後
而此注无聞焉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
祇田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
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
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
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
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
庸之道是故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
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荅曰以約失
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
獻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表術屯

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
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
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表術因之
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
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
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
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
也表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
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
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
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
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

按荊州郡國志止有
七漢官儀以章陵是為
八郡

此操可謂乍前乍卻以
視世事者也

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
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
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表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
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催郭汜入長安欲連表
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
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
漢晉春秋曰表答羲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肯盟主此天下
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

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為流矢
所中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
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

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
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可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
表焉

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
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基
母闔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太祖與表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
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
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
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眾

衡按胡三省通鑑注荆部
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
桂陽四郡也
喪亂中經籍不泯絕是
賴有此非可以表尤遠略
嗚為不急

表不助紹以故操後則
失合從之勢雖欲保江
漢間其可得乎

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費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傳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

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高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

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讎隙

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退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

衡按此典論六典卷三

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傅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

人心瓦解之必相率而
行又凡材豈能微一時之
瑜之勢比于張繡之素能
撫循其家者又已異矣徒
爾反覆琮不納為愈

少軍云興當作平中平
元年黃巾起天下始亂

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
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
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
機不可失也琮不納 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
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
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
者謂劉表妻死諸將竝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
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
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
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
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
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
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
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
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篤中正之
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
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
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
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

傳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
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

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高大鴻臚

先賢行狀曰。高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黃巾起。高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高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注荆州平。高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

義侍中

義章陵人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願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旣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

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
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世語曰
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
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
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爲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
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
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

言爲當但評旣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爲重袁
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
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
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
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
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壓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
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乙未十二月二十日校完 禎釋

重三袁劉傳第六

魏書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
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
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武勇善騎
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
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
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
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
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泊遇人無禮恐人
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七

戴序

原衛意增

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

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温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

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

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

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

布是王官又除董卓故充徐之士往附之曹劉天下英雄然其始眾心未一者猶有擅相署置之嫌耳

北監本无李字白疑衍

字四百五十五

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與張楊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圖布，布聞之謂

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催

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

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

當連下作一傳本末始共

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旣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劔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收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

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

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

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請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

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
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
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
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
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
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 典略曰元
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
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
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
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其
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爲之
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 英雄記

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
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
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
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楊
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楊兵悉
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
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
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
呼攻閣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
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
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卽嚴兵入
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

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

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

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

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鮑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

連鷄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勲大破敗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勲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柰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勲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

此當時所以有從布者

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瑯琊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

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二字疑衍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

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

術諸本皆誤以意改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

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

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

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

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今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見最叵信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獻帝春秋

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
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
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
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

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
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
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
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
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
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
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
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
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
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太祖笑曰今

衡按操厚宮之家而不
肯存孔融之嗣折以宮之
妻子可保其无能為耶

安漢師謂元龍于昭烈
見傾心然登父子始終
為曹未為知人使承厥
年豈能自潔于漢魏之
問乎焯按昭烈固嘗歸
曹氏當其奉迎都許從
掃地亦立之中使天子復

有尊安之勢天下顯
不仰望及後乃知其志
在自封耳使登尚在當
昭烈復據徐州必戮力
合規同獎王室或可不至
失土北命也惜其早歿不
得與孔明孝直並列李
漢輔臣贊中決不隨公
達輩配食魏廟耳

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
曰卿如是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
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
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
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勦以明軍法遂趨出不
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
於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
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
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
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
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

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
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
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
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
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
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
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
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
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
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
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

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旣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旣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爲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

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逃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爲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繼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爲郎中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

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爲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揚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羗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竒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卽

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甚。愛之海內。竒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留太守邈。東郡

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

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

耳目偵邏軍中第一要務

中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保鄣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米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丘墟也

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

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閼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

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構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哺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

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勲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

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垂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垂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

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督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

范書誠作
記我作戒

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嘆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幃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表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

當時元他國可奔與袁曹
不協者北有公孫興起皆報
長莫及南則袁術方謀僭
逆況身又為紹所拘留哉
惟有評東郡之符退而耕
野待如昭烈者起而事之
曹氏于後斯上策耳

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勦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人
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
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殺之

徐眾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
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
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
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為州牧其於王法
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
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為怨讐為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
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
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
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
出紹今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
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柰何殺之紹
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
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
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
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
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
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
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
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

戰...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校完此

卷

夢禎識

自古及今未有...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校完此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魏書

國志八

少章云系太守以侯氏者所以別下劉太守也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今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下書佐

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摠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

為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

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

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

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

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

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

安漢云與先主同師

瓚既遼西人前世又非素宜于朝何緣先墓乃在北芒 衡按此蓋在北郭 遙祭之耳今文在洛陽北 瓚往日南故出郭遙祭 去國為壇之義非必北 芒定有先墓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八

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爲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幽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

此蓋追論細事未達時事也

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各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爲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爲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 英雄記曰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隣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千

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

因紹等之謬計亦可見昭烈當日足以有為但屬宗室自為人所服從乃西漢稍存封建之故也

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

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

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勦力西面接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

邪 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

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

昭烈起沛郡之祥虞為天子魏虞後也

定得玉印文曰虞為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荅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羗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

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表術。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術遣孫

少章云。據吳志。孫堅傳。引吳錄。及會稽典錄。當取領州時。其受給遺。方堅相持者。乃會稽周囑。非是也。昂乃囑之兄。為九江太守。素術攻破之。其事別見孫資傳。又吳錄典錄。皆同。蓋資傳仍吳志。而文而瓚傳似沿典錄之失也。

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表紹托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逆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

昂范史作衡按所漢未為丹陽太守詳見吳志孫靜傳及注元奪據陽城事此范史之記

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
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爲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責錢百
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
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卓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邠浪
反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卽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
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
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
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效又降伏張楊而以小忿
枉害於勲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止故上谷
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
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
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泰汚王爵損

辱表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
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
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
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
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
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
臣雖闖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
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
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
不勝

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
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渤海與範俱還

五
五百八
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
舉兵襲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
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
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因不賓
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効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
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
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
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
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瓚瓚
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
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

仁而不武惜哉其不為
于世三公

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
盡 典略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爲天子者天當降
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 英雄記曰虞之見殺
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
極口然後同死

瓚上訓爲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
苦之地或問其故荅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
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
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
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富皆巨億
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爲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路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爲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

蓋今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狐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狐

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
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
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
孤子之咎釁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
逸矜其威詐謂天固可吞英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
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
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
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
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
機械不嚴疆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
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斐譔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
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蟬賊以焚蕤渤海孤又

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
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
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
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
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旣欣於舊好克復
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
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
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
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弱易謀急則曲躬緩
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
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
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

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
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
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
兵平討會翹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
兵孤之前行乃界橋舉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
鑄金紆紫命指義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
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
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
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
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
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
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

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谷而增脩
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
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
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
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
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
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
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
邪瓚遂止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
爲瓚所信幸

史其書者將以誦瓚也今
按在晉衰周以下二十四字後
漢書即作瓚與續書曰
端者近之非琳所更者也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

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

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

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侯

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

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

紹侯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

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爲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

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

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

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

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以輔爲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

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

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

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旣

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

丸以功封關內侯

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

瓚語書行購故送其
首

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

輔亦率其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少好學爲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贓之謙委官而去

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

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温然其
 言乃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已作
 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温
 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
 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温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
 廷豈為公邪温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
 如初

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
 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
 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
 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
 以忠直見疏

漢末爭下士故謙得以行
 其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
 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
 蔡毋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闕園圃親踈
 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
 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
 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廻
 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
 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
 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
 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
 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
 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彈宋本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衆。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

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思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惟力是視。入宣德。

澤躬奉職事，異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

子布之文未為奇傑，何以稱衡重之。

蠢蠢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來，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

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

御宋本

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爲假司馬靈帝崩碩爲何進所殺楊復爲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爲大司馬

與北宋本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睦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大城斬固盡收其衆也典略曰固字白兔旣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誠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兔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

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魏書曰：度語毅儀讖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

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

焚屍誅其宗族

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遺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

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求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求寧鄉侯封。

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闡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

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覩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悽悽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爲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

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
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义手比向稽顙假人臣之寵
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
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
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
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
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
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
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爲數戴纒垂纓咸佩
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匣是誰
之過歟國朝爲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
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

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
烈火芝艾俱焚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
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
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厭安樂之
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
愛禮以此示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
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
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
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爲天下父母
加念天下新定旣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
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
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

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汗不敢
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
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
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
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
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
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
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
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
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

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
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
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
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
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
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
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
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饑餓死者不
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
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
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
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

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汗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讐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

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與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旣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旣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卽戮爲衆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僞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關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荅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

所規上卿大衆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
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
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悽悽念效於
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
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
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
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
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爲仇並爲寇鈔今
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
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驥弘武皇

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

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

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

稱賜意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

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

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胷臆加仕本郡常在入右彼方士人

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

俗爲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

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他

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篤疾不宜廢

扁鵲願察愚言也

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

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已

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駑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愬寃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燿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而

尺寸

民係於虜廷矣遺風餘愛未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
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
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
大勲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
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
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虚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
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
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
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
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
爲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
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

就作名

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好淵執
節彌固不爲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
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梟截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
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讐之深念存人
臣之節絕彊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
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
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
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
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
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
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
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

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况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翼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

少章云建光初諸州未置牧，當作牧，牧考謂牧繫考問也。

成行冊

執而七營虎士，伍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縛伐薪，制梃改案為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况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

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闚闚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

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

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莫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

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廩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今眾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寢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蠟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綠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

留心時務須記此句

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羝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

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翹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間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涇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

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 吳書曰繡降

少章云宣威非繡蓋卿亭之屬耳侯上當有脫字

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

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謚曰定侯。

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

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

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脩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

淫妄謂濟祀妄言

少年云漢靈帝紀張角張修並以中平元年反注修事引漢侍中劉文記與典畧合劉紀在前不應有誤張衡雖同為五斗米道无作亂事与妖賊更異也

人云文嘗為董卓長史後歷官侍中記皆耳目近事在魏臣魚魯典畧之前不應有誤

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臣松之謂張脩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

此操不敢取蜀之定錄
其後懲于夏侯授首亦
無意復爭漢川也然持
勝之道莫善于此

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
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
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
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
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
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
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
之衆身親臨履指受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
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
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
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 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
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大

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
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
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
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

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
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
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
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
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尉喻魯盡將家出太祖
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
閭圃等皆爲列侯

臣松之以爲張魯雖有善心要爲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

少章灌當作護見武帝
紀及蜀志黃權王平二傳

少章云謂當作請蜀志
劉封傳注申儀拜樓船
將軍在禮請中典此可
互証蓋奉朝請之意

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
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
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
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
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
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干戈不戢矣太
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
曰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
戎司馬閻續圃孫也

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為事常居覆
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

此皆大亂之時鳩摩自
係因為雄長者也金末
封元公亦因而用之法
力不平反假以祿位使
為奸傑也建

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
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
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和乃厚禮之表拜
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
往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
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
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
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
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
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
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

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
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萬曆乙未十二月二十六日校完

祭酒馮夢禎識



二公孫陶四張傳卷第八

甲辰十月廿八日校終此冊秋
丙戌九月十三日夜校于小河
溪署月色如水亭茗至四
鼓始寢 蔣村



